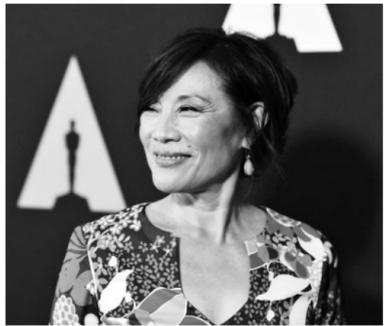


人物榜

奥斯卡主办方首位亚裔主席

杨燕子：把中国电影带到北美洲去



图源：杨燕子官方网站(janeyang.com)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曹洪瑞

2022年8月2日，奥斯卡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理事会宣布，66岁的华裔杨燕子当选第36任主席，成为该学院首位担任此职的亚裔。她是获得金球奖和艾美奖的资深好莱坞制片人，被《好莱坞报道》评为“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50位女性”之一。

“电影在召唤我”

杨燕子的父母均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大陆的移民，她从小在犹太人聚居的社区中长大，家中也与国内的大部分亲友失去了联络，所以年少时的她不知道中国，更不会讲中文，心中也几乎没有自己是华裔美国人的意识。直到1972年首次回到中国，她才了解中国的机会。

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访华后，中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也是在那时，国内开始鼓励在美华侨回国探亲。她跟随她的母亲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穿过摇摇晃晃的木桥进入中国大陆，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几十个亲戚”。

这次的中国之旅给了她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她回忆到，那次旅途中，在广州的一个酒店里，一个加拿大华人走过来对她说：“可能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双重文化身份），但总有一天，你美籍华人的身份会意义非凡。尽管你现在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未来你会努力认清自己身份的。”虽然当时该男子的这一番话让她听得云里雾里，但确实成为一则杨燕子未来写作的预言。

回到美国后，她在大学选择学习汉语研究专

业，“我决定要在大学里学习中文，这还不够：我还想在中国生活……我在哈佛的一个老师与北京外文局有联络，当时他们刚好在聘请外国‘小专家’。我没怎么考虑就去了。”

1980年到1981年，杨燕子在中国工作了一年半，在此期间，她不但作为“外国专家”从事出口书籍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还积极探索实践，参与当时国内迅速发展的知识和文化界的活动，结识了许多中国艺术家、画家、雕塑家，力求使自己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新型艺术家。我认祖归宗，回到中国，并了解这个在各方面都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国家是如何蓬勃发展的。最重要的是，我逐渐结识并欣赏许多才华横溢的中国作家、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打开了我的眼界，看到了在美国银幕上从未出现过的中国电影与电视节目。”她在博客里写道：“萦绕的音乐，静中有动的镜头，微妙复杂的故事情节，生动的表演，我不确定哪个最让我感动，也可能这些都让我很感动……《黄土地》那部电影让我有勇气相信西方世界也会喜欢这部作品。”

从那时起，她点燃了对电影行业的热情，她的使命就明确起来——必须把中国的电影带到北美洲去。

她开始组织中国电影展，拎着沉重的35毫米电影胶片去领事馆。之后，开始在旧金山的一家公司做起了中国电影在北美洲的代理。她带着热爱和激情，通过不断的努力和专业的运作，将业务不断壮大，并为其争取到中国影片在北美洲销售的独家代理权，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吴天明导演的《没有航标的河流》等华语电影推向美国市场。她说：“电影在召唤我……（这些影片）既然能打开我的眼界，那么看到它的人就会改变对中国人看法。如果西方人能够看到它，哇，那就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她不仅将中国电影推向美国，还将美国电影带入中国。环球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在旧金山的一家报纸上读到关于她的消息，“当时我正忙着在艺术市场、艺术博物馆宣传中国电影，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电影节，突然间，我得到了环球电影制片厂的工作邀请。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当时的她已经对电影行业非常熟悉了，“我发现，尽管中国人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正式接触过美国电影公司的电影，但中国人仍然非常着迷美国电影。”经过她不断地交涉，成功将《爱情故事》《罗马假日》等经典影片引进中国。之后，她成为世界著名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在中国大陆的

联络人，参与了《太阳帝国》的制作。在好莱坞和中国大陆之间不断穿梭往来，最终打开了中国大陆的市场，获得巨大成功，也让自己在好莱坞声名鹊起。

在世界舞台上支持亚裔同胞

在美国长大的她，几乎没有在美国银幕上看到过亚洲人的身影，即使有，也是一些转瞬即逝甚至带有贬低意味的角色。也就是这时，她开始意识到美国银幕上存在的种族偏见。

1998年，她担任由王颖导演的、根据谭恩美畅销小说改编的《喜福会》的执行制片人。这部电影是当时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华人演员担任主演的作品，它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家庭间的情感纽带、文化认同等中国文化，在西方电影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在当时，这部电影的宣传之路却不平坦，她回忆道：“当时拍出一部电影似乎很荒唐。大家说，‘哦，你能不能在电影里多放一些白人啊？’”

2007年，她与梅丽尔·斯特里普和中国明星刘烨合作，制作了影片《暗物质》，并于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太阳舞（圣丹斯）电影节首次放映，让中国大陆艺人为世界熟知。

杨燕子最近的项目是2020年制作的在网飞上发行的《飞奔去月球》动画片。该影片讲述了小女孩菲菲奔月找嫦娥的故事。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家庭、食物和中国文化元素，她解释道：“对我来说，让所有人都能看懂这部电影才是关键……太平洋两岸的人们有很多共同点——热爱家庭、热爱美食和追逐梦想”，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尽管已经能证明以亚洲和亚洲人为主的故事是具有广泛的文化可行性的，但阻碍依然存在，比如，2016年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用一个“笑话”强化了亚洲人在好莱坞仍然是局外人的观念。

杨燕子团结学院中的亚裔成员，积极活动，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她一直是著名精英华裔组织“百人会”委员会的成员，南加州亚洲协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主持了美中电影高峰论坛，联合创立了“黄金屋”——一个由影响力的亚洲文化领袖组成的、旨在提升好莱坞亚裔的声音的非营利性团体。

在访谈中，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能和20岁的自己对话会讲什么内容？她说：“坚定而响亮地说出你认为的真理。不要惧怕，也不要觉得应该默许从一种‘高级’的秩序。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的伙伴，找到自己的平台，用心来领导。”

图特写

已不足20人！她们还在等一个道歉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从1931年到1945年，20多万中国妇女被侵华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她们受尽折磨有人遭虐而死。日本右翼却无底线否认历史。

如今，“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已不足20人。

她们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她们的伤痛不容忘却。

她们还在等待一个道歉。



不能遗忘的蝴蝶之殇

——美国达拉斯举行“慰安妇”纪念日活动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纪念活动。作为活动的一部分，韩国影片《魂归故里——未结束的故事》在达拉斯大屠杀和人权纪念馆放映。该片从当时年仅13岁至15岁韩国受害少女的视角讲述了二战期间“慰安妇”遭受日军强奸、殴打和杀害的悲惨经历。

“蝶飞”是影片结尾时的情景。在韩国，蝴蝶已成为所有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女性的象征。观众席上亮起星星点点的烛光，是追悼，也是铭记和祈愿。

除了电影放映，当天的纪念活动还包括画展、诗朗诵、广场烛光守夜等。活动组织者之一朴申敏表示，从二战结束迄今，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就“慰安妇”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和道歉，反而以各种方式粉饰歪曲，试图抹杀历史真相，“受害者一生都在等待正义”。

没有道歉，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慰安妇”历史的沉重真相，连同她们的苦痛，不会，也不能被遗忘。

菲律宾“慰安妇”幸存者：

日本不正式道歉，我死不瞑目

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大区奎松市的“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办公室里，一整面墙上挂满了“慰安妇”受害者的照片。

据“菲律宾祖母联盟”协调人莎伦·席尔瓦介绍，1942年至1945年日军侵占菲律宾期间，强征约1000名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

1944年，年仅14岁的埃斯特莉塔在菲律宾中部的家乡巴科洛德市一个集市上被日本士兵绑架，强征为“慰安妇”。

1945年日军投降后，埃斯特莉塔离开家乡，只身前往马尼拉。她担心“慰安妇”遭遇可能让她在村里一辈子无法抬头。她在马尼拉结婚并养育了6个孩子。“我从没告诉过丈夫那段往事，因为这让我感到耻辱。”

埃斯特莉塔将秘密保守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一名叫罗莎·汉森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1992年最先公开自己的遭遇，其他受害者才陆续站出来，指控日军暴行，向日本政府讨要说法。

席尔瓦说，有174名“慰安妇”受害者先后加入“菲律宾祖母联盟”。如今仍在世的已为数不多，年纪最大的96岁，最小的92岁。在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被称为“祖母”。

席尔瓦说：“她们需要伸张正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的道歉。”

然而，2017年12月，一座“慰安妇”纪念雕像在马尼拉湾旁落成，日本政府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4个月后，这座雕像被拆除。

在席尔瓦看来，日本政府通过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导致日本年轻一代对二战历史缺乏正确认识，这些做法令人不安。

埃斯特莉塔如今与女儿一家住在马尼拉郊区。尽管身体虚弱，她仍坚持奔走，参加论坛和集会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



在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办公室里，埃斯特莉塔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歉、赔偿。“我不会停下。如果我死了，我的子孙还会继续揭露战争罪行，不希望下一代再受同样的苦。”她说。

文图均来自新华社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由美国军方开展的青年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简称JROTC）项目已成为许多青少年女性的噩梦。在这个项目中，不检点的美国退役军官借开展军事训练之名，行性侵犯、性骚扰之实。

令人愤怒的是，JROTC项目丑闻并非个例。长期以来，美军侵犯女性的记录可谓比比皆是。

无法抵抗的侵犯

“服从是每个军人必须学习的第一课。”JROTC项目的一本教科书写道。JROTC项目试图建立所谓“听命令、守纪律”的氛围，失德教官便以此为借口强行侵犯学生。受害者表示，在这种环境下，抵抗性侵变得格外困难。

乔丹·莱卢普来自田纳西州的一个贫困家庭，当年她初次遇到44岁的JROTC教官迈克尔·巴斯时，觉得这位教官和蔼可亲。莱卢普一度习惯了去巴斯家中做客，与巴斯家人共进晚餐，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巴斯家中只有他和自己，随后便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性侵。那年莱卢普只有17岁。

莱卢普说，在那之后，巴斯几乎每天都会要求私下见面，“任何时候他告诉我一个地点，我必须出现在那里，否则就得承担后果”。巴斯曾威胁莱卢普，他可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杀死她。

莱卢普只是JROTC项目性侵犯受害者之一，所幸她最终通过录音证据将巴斯绳之以法。但是，还有许多性侵犯者没有受到指控，受到指控的性侵犯者中也有不少未受到应有惩罚，甚至继续在JROTC项目中担任教官。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在过去5年中，至少有33名JROTC项目教官因性骚扰而受到刑事指控，还有更多教官虽被指责存在不当行为，但从未受到指控。监督不力致使一些教官屡犯下不当行为，至少有7人受到刑事指控后，仍被允许继续工作。

无从得知的真相

性侵劣迹不仅存在于JROTC这种训练学生的项目，在美军正规部队中同样十分普遍。

2020年4月，20岁的美国女兵瓦妮萨·吉伦失踪，她的尸体惨遭肢解，3个月后才被发现。与她在同一部队服役的一名美军士兵被警方问话后自杀。吉伦的家人说，吉伦生前曾受到那名美军士兵的性骚扰。

此事震惊全美上下，多地随后爆发反对军营中性侵犯行为的抗议活动。

迫于舆论压力，美国陆军对此案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显示，吉伦所在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曾发生93起可信的性侵犯事件，但其中只有59起被举报；另有135起可信的性骚扰事件，但仅报告了72起。报告说：“一些未报告的性侵犯事件极为严重，对受害者的健康和福祉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年来，尽管美国国会和政府曾出台一些保护女兵权益的规定和法案，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根据美国兰德公司2021年发布的报告，美军中女性服役者遭受性侵犯和性骚扰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兰德公司估计，美军每16名女性中就有1人遭受过性侵犯，每4人中就有1人遇到过性骚扰。

难以伸张的正义

美国士兵在海外军事基地也频频犯下侵犯女性的罪行，并且逃避这些国家的法律惩罚，引发驻在国和国际社会愤怒。

20多年来，日本市民团体“反基地和军队妇女行动会”根据政府文件、媒体报道和受害者证词，编制了一份美军对冲绳女性性犯罪的统计表。根据这份统计，性侵犯事件从1945年美军登陆冲绳不久后便出现，并一直持续至今。受害者数量达到数百人。

“反基地和军队妇女行动会”负责人高里铃代说，冲绳是“美军性侵犯女性的‘天堂’”。1972年，美军将冲绳施政权归还日本政府，但在那里保留了美军基地。自此后，美军已犯下500多起令人发指的案件，其中包括约120起强奸案，而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案件不为人知。

1960年的《日美地位协定》剥夺了日本政府处理此类案件的权力，这些案件的管辖权全部归于美军。美军为了庇护自己的士兵，往往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截击”网站指出，犯罪者没有受到日本法律的惩罚，他们的案件也没有出现在五角大楼性侵犯预防与应对办公室为美国国会编制的年度报告中。

在韩国，驻韩美军士兵性侵犯当地女性的犯罪事件也不少见。由于包括性侵犯在内的犯罪频发引发韩国社会强烈不满，驻韩美军甚至不得已于2011年10月对美军军营实行宵禁，这一措施一直持续了8年多。

即便如此，驻韩美军的性犯罪仍时常发生。2017年2月，一名21岁的驻韩美军士兵通过手机聊天软件约见一名韩国女子，女子遭到性侵犯。韩国警方拘留涉事美国士兵后，将其移交给了美军。2021年9月，一名美国士兵涉嫌性侵犯与其约会的韩国女子，韩国女子报案后警方未对嫌犯立案拘留，而是将其移交美军先兵。

根据《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只有美军嫌疑人在实施特定的严重犯罪被当场捉住的情况下，韩国警方才能实施抓捕，因此美军犯罪案件往往被交由美军宪兵处理，这常常引起韩国社会公愤。

种种事例和详尽数据表明，美军军纪涣散由来已久，其在人权问题上的结构性、系统性弊病暴露无遗。（参与记者：华义 于荣）